

赓续红色血脉 擘画黄冈新篇 黄冈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探索

李长盈

湖北黄冈是革命文物的富集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黄冈域内发现近现代重要史迹1073处，经2021年全市革命文物保存状况专项调查，认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655处，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这些革命文物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凝结着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民族精神，始终是我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对黄冈革命文物实施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于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推动湖北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黄冈市持续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推进合理利用，在革命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研究方面均成效显著。

摸清家底，实现革命文物保护好

2021年以来，湖北省先后核定公布了第一、二批《湖北省革命文物名录》，其中收录黄冈不可移动革命文物640处，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划体系和资源数据库，有效推进了革命文物保护规范化、科学化进程。2018年以来，积极争取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专项经费，不断加大保养维护力度，实施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陈潭秋故居、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等50余项保护修缮、安全防护工程，消除了本体安全隐患，改善了周边环境风貌，有效保护了一批珍贵革命文物。

齐抓共管，推动革命文物管理好

筑基培根，立法先行。2017年9月，由湖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黄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经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公布。该《条例》落实了行政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保护主体责任，建立了完善的联动保护机制，明确了抢救性保护的经费渠道，全面提升了黄冈革命文物的法制化管理水平。凝心聚力，勇于担当。黄冈革命文物保护在机构与人员建设上持续深化，通过成立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北英山园区管理中心、湖北红安革命纪念馆管理中心等专门机构，完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强化与各方沟通协调，确保革命文物保护工作高效推进。提质增效，创新引领。黄冈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列为市领导领衔督办的重大改革项目，实施“一处一策”（根据每一个文物点的自身特点针对性制定保护措施）“一张网”（建设“黄冈智慧文旅信息化管理”平台）“一个数据库”（建设“黄冈文物资源信息数据库”）“一本账”（完成全市馆藏三级以上珍贵文物信息建档工作）“一本书”（完成编写《黄冈宝藏》）等文物资源管理“五个一”工程，推进黄冈革命文物管理工作提档升级。

文旅融合，促进革命文物运用好

推动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旅游相融合，大力推进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沿线红色文物整体利用。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北英山园区、红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启动红安红色革命纪念馆5A级景区创建，推进陈潭秋故居景区提档升级并通过了4A级景区景观质量评审，“千里跃进，将军故乡”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入选全国12个红色旅游区。不断拓展社会教育功能，推出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的革命专题精品展览。新建红二十八军纪念馆、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改造升级董必武纪念馆、乘马会馆等9个场馆，科学利用红色场馆开展文化旅游活



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



陈潭秋故居广场上主题党日宣誓



七里坪长胜亭

动，推出黄冈现代革命史等专题展览。充分利用黄冈丰富的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举办全市红色旅游讲解员培训班和“讲好红色故事”大赛，组织全市文旅系统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讲好党史故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系列宣讲展示活动。深入挖掘黄冈革命文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新创革命历史题材黄梅戏《清清的义水河》、楚剧《天明天亮》、文曲戏《江水谣》并登上舞台，受到各方好评。

统筹协调，助推革命文物研究好

高位推进黄冈革命文物专项研究工作，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要求，组织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出版《黄冈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成为湖北省首部革命文物专题研究成果。该书通过全面梳理近代以来黄冈革命史实，深入挖掘黄冈革命文物的特点和价值。结合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明确黄冈655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构成、类型、年代等基本信息，比选出保护利用潜力较大的革命文物点，准确剖析了黄冈革命

文物面临的问题。结合相关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先进经验，明确了黄冈革命文物的基本定位，准确提炼保护利用策略，并结合黄冈革命文物的分布特征、价值特点、区位条件等因素，提出了黄冈革命文物“一核、两廊、四区、多组团”的保护利用空间格局。在具体保护利用措施研究方面，将连片保护、整体展示、融合发展的革命文物片区工作思路融入黄冈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际，通过明确具体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需求，分级分类提出保护利用重点内容。

未来，黄冈将持续致力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探索，力争将黄冈革命文物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社会精神优势和区域发展优势，推动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心怀敬畏、肩负重任，立足文物保护，着眼传承发展，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这些珍贵的革命文物，让黄冈革命文物在新时代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同时，希望通过研究和实践，为黄冈乃至全国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贡献湖北智慧和黄冈力量。

作为“地方志”的博物馆 通史展览

李飞

第二十一届中国博物馆大会（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项目不久前在陕西西安揭晓，十六个项目从2023年度全国约四万个展览中脱颖而出，其中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荣膺特别奖；山西博物院“晋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天下大同：秦汉文明主题展”、山东博物馆的“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展”、浙江省博物馆的“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等十个项目入选十大精品奖。

盘点获奖项目不难发现，基本陈列占据十席，临时展览占据二席，前者遥遥领先。什么是陈列展览？从字意来看，陈列是将物品按一定顺序进行摆放的展示手段，倾向于静态摆放、单向度陈述。展览则是有讲解的陈列，包括展示品、展示空间和展示活动，带有施动者（展）和接受者（览）的视角，强调观众的参与。即陈列是静态展示，而展览则强调展示、阐释与观众参与的结合。但目前的中国博物馆界并未对此做严格区分，一般陈列、展览混用，二者的含义基本等同。

关于陈列展览的类型，一般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所谓基本陈列，是博物馆长期展出的、以博物馆馆藏藏品为主体、反映博物馆性质和任务、代表博物馆收藏和科研水平的展览。展期一般5-10年，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投入。综合性地方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往往是通史展览。临时展览，是短期的、经常更换的陈列，题材不拘一格，展期一般为3个月，内容和形式相对自由。全国6833家博物馆每年举办的3万多场展览，绝大多数为此类展览。专题陈列是介于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之间的、博物馆长期展出的专题性展览，其主题、内容、展品和展示体系一般比较稳定，或是特色藏品的展示。专题陈列往往是馆藏特色展，是地方文化的绚丽篇章。它与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晰。有的博物馆用专题陈列组合成其基本陈列，而短期的专题陈列则是事实上的临时展览。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再审视此番获奖项目，十个基本陈列中的“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天下大同：秦汉文明主题展”“莽荆大观——洛阳历代古墓集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基本陈列”和“简述中国”五个展览属于

专题陈列，有别于通史展览，它们讲述的是专题或“断代史”。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如同其题目“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是用考古材料讲述中国故事，应视为通史展。此外，山西、山东、浙江和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均为通史展，即通史展共占五席。

对综合性的地方博物馆而言，通史展扮演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用实物重构一地通史的实践，观众往往可以通过该展快速了解一地历史。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写道，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这一天，我将向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因为“史”的功能，所以通史展的制作如同修方志。对于通史展来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需以当下史观为指引，以“统一性”和“包容性”为统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这是地方志的书写和边疆民族地区博物馆通史展中需要秉持的正确理念。

地方志，具有构建身份、凝聚文化认同、强化国家治理的功能。某种意义上，用实物讲述一地通史的通史展，也具有方志的上述功能：用正统历史框架以物证史，线性展示地方历史，凝聚文化认同，彰显时代主旋律。

作为“地方志”的地方博物馆通史展如同“教科书”，展示的往往是共识性的知识，材料的组织往往是编年体式的，从内容到形式往往也是各方反复讨论的结果，因此，这样的展览往往厚重却呆板。相反，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则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如同“个人专著”，获奖项目中的“天下大同：秦汉文明主题展”和“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诗与流动对话”便让人印象深刻。

好的展览应兼具思想性、研究性、艺术性和故事性，中国博物馆的展览应在通史展中坚持“守正”，而在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中不断“创新”，既讲好“方言”（地方性知识），也讲好“普通话”（中国故事）以及全球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馆长）

深品精品



浅论我国自然类博物馆的陈列方式

——以天津自然博物馆为例

王娟

近年来，我国自然类博物馆快速发展，陈列设计、传播功能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态势。自然类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陈列内容、信息传播和陈列手段基于真实问题，强调探究过程、创设独特体验，更利于解释和运用复杂的自然科学知识，使观众的参观更具知识性、互动性和趣味性。

知识的线索：自然类博物馆陈列内容结构

博物馆陈列的内容结构是展览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及展品按照一定的逻辑线索进行的组合与串联。自然类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内容结构体现其知识结构。

自然演化史结构。按照自然演化史的结构进行陈列是自然类博物馆比较常见的一种陈列线索，使观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地球、生物以及人类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运用形式语言的特点和优势诠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分类比较结构。科学分类体系式的标本陈列可以打破时间序列，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标本聚集在一起进行比较展示，多见于分类学的展示或体现生物多样性展示之中。科学分类除了可以表现生物的种群属性，还可以体现生态的适应性。自然类博物馆将适应性原理应用到陈列中，揭示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此外，表现几个不同区域的动物、植物与生态环境的陈列结构则在横向的空间上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比较，让人们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天津自然博物

馆在新馆陈列4000多件古生物化石和动物标本，15个生态景观，展示了各洲的典型动物群，使观众了解生态系统与景观的整体性。

主题单元结构。自然类博物馆为表达某一主题，通过故事线的设计、展品布局、陈列方式将知识蕴含其中从而形成主题展。基于展览内容素材和展览目的，主题展可以区分为“知识性主题”，如介绍自然界基本情况；“事件性主题”，如关于火山地震的展览；“话题性主题”，如关于环境污染、仿生等展览。主题展需要有明确的目标观众，要准确了解目标观众对主题展内容的知晓、理解、认同和态度，了解目标观众偏好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据此设计交流互动方式。

传播的桥梁：自然类博物馆陈列说明系统

自然类博物馆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将这些信息传播给观众，就需要相应的说明系统来诠释展品，将知识以文字或图表等形式表现出来，使观众深入理解展览中蕴含的信息。

促进信息传播。说明文字将相关物种、环境、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整体信息予以体现，为观众架构起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促使观众有更充分的空间进行自我思考和自主学习。为增强说明文字的艺术性，需要运用文字表述的技巧，紧密结合图像语言，借助图像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强化文字信息的表达。天津自然博物馆在介绍蝴蝶的特征时，与我国的梁祝化蝶传说联系起来，在生动的描述中加深了观众对蝴蝶的印象；又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来表现自然界中的生存现象，使观众在展品与自身经验之间建立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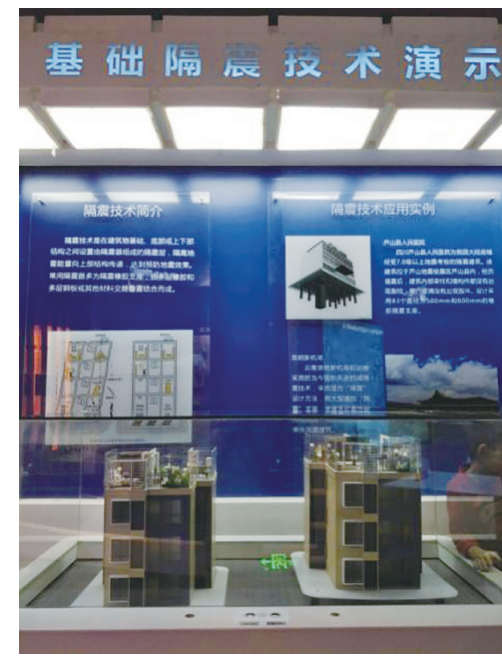
增强观众互动。展览说明文字不仅能呈现展览信息，更增加了展览的互动性。行为与观众间的对话形式主要包括提问互动、行为指示等。在自然类博物馆的解读性说明文字中疑问句十分常见，能起到启示思考、提炼重点和引导互动等作用。在说明系统中加入恰当的问题，很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这种提出问题的展示方式相对于以前的说教式语言，更能让观众参与其中，激发受众人群的关注度和吸引力，延长观看时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人类演化相关陈列中，展板上发出提问“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这样的提问引起了观众的注意与好奇，也激发了观众继续参观的主动性。

真实的体验：自然类博物馆陈列手段

生态景观陈列打造真实感。生态景观陈列是一种整体性的展示方式，是对真实环境的复制。自然类博物馆将动物的高仿真模型或标本放置在还原的生态环境模型中，完全按照其生存环境取景，塑造出真实空间场景，再通过灯光、声响、多媒体等技术的配合，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从而增强观众对展示内容的兴趣和认知程度。有些博物馆的形式设计打破传统陈列的框架，实行开放式陈列，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综合



展柜



基础防震技术演示互动装置

性、复杂性来考虑，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把整个展览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观众则是这个

系统中的一员，使观众更全面系统地解读展品。

多媒体的运用提升趣味性。博物馆的空间性使其成为媒介综合体，从而让多元叙述与多样化表达成为可能，这将极大地拓展反映、表现自然与人类生活各种现象的能力。自然类博物馆采用多种现代化手段反映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媒体技术、电视影像技术展示生活场景，利用景箱、景观设置在视觉上产生自然逼真的生活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类博物馆使用人性化的设施为观众带来便利，如触摸屏查询节省了观众的时间，多媒体演示帮助观众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虚拟的空间让观众更能接近历史。

互动学习装置增强体验感。互动式展示鼓励观众了解各种真实物件或现象，是通过身体的选择进行主动探索的展示方式，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静止不动的陈列模式，向人们提供可自己手动操作的实验设备。自然类博物馆是能为观众提供直接经验的重要场所，这种由亲身操作而产生的直接经验是奇妙而有趣的，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学习的内涵。自然类博物馆将展览中的相关内容转化为互动装置，让观众在操作中掌握知识，加强对事物和现象的理解。为了向观众清晰的展示防震技术，天津自然博物馆展厅设置了基础防震技术演示的互动装置，观众操作装置便可以观察防震技术在房屋建筑中的应用。在实践活动中，观众的自主性得到最好发挥，当观众按照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达到预期的结果，就理解了相关的原理。在这种学习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发现与探索”的快乐，而不是简单的“被教育”。

如今，自然观的重大变化促使自然类博物馆展示方式以生态学的观点指导设计工作，突破了博物馆单纯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界限，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关注参观者所处的主体与中心地位，观众在自然类博物馆中不仅是个体的参观过程，也是与展品、与其他参观者之间交流对话的过程。